

烟火巷

母亲无节爱有节

●唐文胜

时光匆匆，我漂泊他乡已三十余年。母亲从干练的中年妇人，渐渐变成满头白发的慈祥老人。自从离开故乡，我便暗自许下心愿：每逢母亲节，无论工作多忙、生活多奔波，都要给母亲打一通电话、写一封家书、寄一份心意，再捎上些许生活话，慰藉她的思子之情，尽一份儿女孝心。

可有一年，因诸事繁杂，我竟全然忘了母亲节，连一通问候电话也未曾打回家。直到日后请假回乡，才猛然记起这件事，心中满是愧疚。我连声向母亲致歉，许诺往后绝不会再疏忽。母亲却只是淡然一笑，宽慰我说：“我不用母亲节，只要你们在外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事业顺遂，我就知足了。”

听罢这话，我内心久久动容。世间再没有哪种爱，能比母爱这般无私忘我、不求回报；也再没有哪种期盼，能比母亲望儿平安顺遂的心意更深沉。我终于懂得，平凡的母爱厚重无边，从来不是物质所能报答，为人子女唯有珍惜相伴、心怀感恩，才不负母亲一生的牵挂与期盼。岁月走过五十余载，我回想过往，竟从未为年逾古稀的母亲热热闹闹地办过一次母亲节。母亲从不计较，毫无怨言，我却满心惭愧，每每想起，都不禁心生酸楚、热泪难抑。

母亲一番朴实又深情的话语，让我们满心羞愧、无言以对。姐姐红了眼眶，哽咽着许诺：“妈妈，您的话我们都记在心里，往后我们兄弟几个一定常回家陪伴您，您只管安心享福。”我和弟弟也连连应声允允。

见我们已然醒悟，心意相通，幸福的热泪悄然滑过母亲苍老的脸颊。满屋亲情荡漾，暖意盈怀，平凡的日子里，也因这份母子情深，变得格外温柔绵长。

榴花子母

害羞的母亲

●吴培馨

我的妈妈十分害羞。每次我举起手机想给她拍张照片，她便慌忙用手挡住脸，嘴里念叨着：“别拍别拍，我老了，拍丑了。”她总说自己老了，不好看了，不喜欢拍照。于是，我只能伺机偷偷抓拍，那些镜头里可爱的她，反倒显得格外自然。

要知道，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年轻时的妈妈可漂亮了。那时她身高167厘米，体重却不到50公斤，身材相当苗条。用现在的话说，她的颜值相当高。外婆家墙上的相框里至今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年轻的妈妈站在老屋前的石榴树下，眉眼弯弯地笑着，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那时树上的石榴花红得耀眼，却也不及她半分。岁月啊，你到底对我妈动了什么手脚？你倒是告诉我，你把那个窈窕的女子藏到哪里去了？

有时我想告诉我妈，其实她现在很可爱，是那种“纯朴中透着恬静的美”。她抿嘴笑起来的样子，她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她坐在凳子上择菜时专注的神情——这些平凡的一瞬间里，藏着一种安稳的美，只是她自己从不觉得。

我的生日也是她的“母难日”。近年，我自己常常忙得忘记日期，她却每年都会在我生日那天的清晨打来电话，提醒我别忘了给自己煮两个鸡蛋，下一碗面线。电话那头，她絮絮叨叨地说起那个她“讲了800遍的老掉牙故事”——生我的那天的情形。那天早上，她吃了四碗地瓜汤后，感觉腹痛难忍，走了两公里路才到医院，走到医院后不到半小时就生下了我。“那时候的人都这样。”她轻描淡写地说，仿佛那是再寻常

感念至此，我立刻拿出手机，联系姐姐、弟弟、妻子与弟媳，邀约大家放下琐事，一同回乡陪母亲过母亲节，圆她一份儿女绕膝、不再孤单的心愿。我在电话里感慨，这些年我们各自为事业、为家庭奔波，早已多年没能回乡陪母亲过节。今年难得相聚，我们该放下借口与忙碌，怀着感恩之心回家陪伴，用亲情温暖独居的老母亲。家人听我一番肺腑之言，也念及常年缺少陪伴的母亲，纷纷归心似箭，踏上回乡之路。

母亲节当日，儿孙齐聚老家，桌上佳肴丰盛，满屋亲情融融。席间，我们依次为母亲献上康乃馨与红包，送上真挚祝福，以表孝心，氛围温馨又喜庆。酒至微醺，一向不善言辞的母亲缓缓起身，从贴身衣兜里拿出几本存折和一沓红包，眼神慈爱又带着些许动容，双手微微颤抖，将存折和红包逐一塞回我们手里。

她缓缓说道：“难得你们放下手头事务，千里迢迢回来陪我过节，我心里又开心又感动。这些年你们孝敬我的红包和钱，我一分都舍不得花，全都存进了存折，现在全都还给你们。我有退休金，并不缺钱，缺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你们常回家看看的真心。往后你们只要记得常回家坐坐，我就别无他求了。”

母亲一番朴实又深情的话语，让我们满心羞愧、无言以对。姐姐红了眼眶，哽咽着许诺：“妈妈，您的话我们都记在心里，往后我们兄弟几个一定常回家陪伴您，您只管安心享福。”我和弟弟也连连应声允允。

见我们已然醒悟，心意相通，幸福的热泪悄然滑过母亲苍老的脸颊。满屋亲情荡漾，暖意盈怀，平凡的日子里，也因这份母子情深，变得格外温柔绵长。

以爱为灯，致敬母亲

当五月的暖风轻拂石狮的街巷，当满城烟火氤氲着温柔，我们又一次迎来母亲节。《万家灯火》专此辑录心声，致敬每一位母亲——这人间最温暖的名字，这岁月最深情的诗行。

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而亮；人间风雨，总有一怀为你而暖。母亲，是生命最初的港湾，是成长永恒的灯塔。她曾是眉带带笑的少女，却因“妈妈”二字，把青春藏进晨昏的忙碌，把温柔揉进柴米油盐的琐碎。岁月染白她的青丝，刻深地的皱纹，却从未消减那份与生俱来的牵挂与守望。

她的爱，藏在儿时深夜的轻哄里，藏在临行密密的针脚里，藏在岁岁年年的唠叨里。平凡日子里，她以孱弱之躯扛起生活重量，以无声坚韧抵御世事风霜，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给了我们。她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得下儿女；我们的世界很大，却常常忽略了她。

母爱无声，情深无言。母亲节不止是五月的一天，母爱却是岁岁年年的绵长。本期专刊，以文字为炬，照亮母爱滚烫的温度；以笔尖为媒，诉说藏在心底的感恩。愿时光温柔，善待每一位母亲；愿岁月静好，伴她们安康无忧。也愿我们，常念母亲之恩，常伴母亲之侧，让爱与温暖，在万家灯火中代代相传。

——编者



萱草含芳

趁着假期，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当我打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母亲正坐在藤椅上给我织冬天穿的毛衣，她的银针在指间翻飞，毛线团渐渐化作细密的针脚，这场景像极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老照片，熟悉的温暖瞬间漫上心头，恍惚间，仿佛儿时依偎在她身旁看她织衣的模样还在眼前，从未走远。

幼时的夏夜，我总爱枕着母亲的膝盖盖数星星。她摇着蒲扇，哼着不成调的歌谣，风里飘着茉莉香。我们的笑声穿过庭院，惊起枝头的蝉鸣。那些日子，母爱是轻柔的摇篮，盛满了无忧无虑的时光。

上小学后，母亲的身影总在清晨五点的厨房准时出现。瓷碗与木筷碰撞的声响，是最熟悉的起床铃。她变着花样做早餐，春天的荠菜馄饨，夏天的绿豆粥，秋天的南瓜饼，冬天的红糖姜茶。我背着书包出门时，她总要追到巷口，往我口袋里塞颗温热的煮鸡蛋。那时的母

母爱的长度

●杨丽红

爱，是清晨的烟火气，是书包侧袋里永远备着的雨伞，是放学路上远远望见的那盏等候的灯。

青春的叛逆期，我像只浑身是刺的小兽。记得有次考试失利，我撕碎试卷冲母亲大喊：“你根本不懂我！”她沉默着捡起满地碎片，连夜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贴。第二天清晨，试卷整整齐齐摆在书桌上，空白处写满她清秀的字迹：“孩子，妈妈相信你。”那一刻，我才明白，母爱是沉默的包容，是永远向我敞开的怀抱，哪怕被刺痛，依然温柔以待。

离家上大学那天，母亲在车站反复叮嘱：“冷了记得加衣，按时吃饭……”我笑着应和，却在转身时听见她的抽泣声。火车启动后，手机不断震动，是母亲发来的短信：“到了报平安”“路上小心”“想吃点什么妈给你寄”。那些琐碎的牵挂，像细密的针脚，缝补着游子漂泊的时光。原来母爱是长长的牵挂，是跨越山海的思念，是永远无法剪断的羁绊。

如今，我已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母亲也渐渐老去，身体不再像从前那般硬朗。可每次回家，总能看见母

亲站在路口张望。她的鬓角已染上霜白，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可她依然会把我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在我床头摆上最爱吃的点心。当我依偎在她身旁，听她絮叨家长里短，恍惚间又回到了儿时的夏夜。原来时光从未稀释母爱，反而让这份爱愈发醇厚绵长。

回首这些年，从儿时的牵手相伴，到后来的目光追随，再到如今跨越千里的牵挂，母爱的长度，丈量着我成长的每一步。它是儿时那条短短的上学路，是初中时家门口到街角的距离，是大学时家乡到异乡的几百公里，更是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母亲的手越来越粗糙，却依然能织出最温暖的毛衣；她的眼神渐渐模糊，却总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她的步伐不再轻快，却永远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原来，母爱的长度是时光里的一条线，从生命的起点，到永恒的终点，它穿越春夏秋冬，跨越千山万水，永远在岁月里温柔地延伸。

母爱清歌

母亲的背影

●陆琴华

小时候，我格外迷恋《西游记》里勇敢无畏的孙悟空。每当《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响起，我总会心绪难平，脑海里久久浮现出母亲单薄瘦弱的背影。

旁人眼里，我乖巧懂事，可内心却十分不安分，总想做超格的事标榜自己。学校严禁逃学，我却偏要执意逃课，整日在外游荡。终于，我因第三次逃学被学校勒令退学。那天未到放学时辰，我背着书包失魂落魄地往家走，心里满是惶恐与不安。

时值秋日，梧桐树叶渐渐泛黄，秋风拂过，枯叶飘零，透着清冷凄凉。明明快到家门，我却迟迟不敢迈步，只在门口徘徊。家中兄弟姐妹多，生活负担沉重，母亲终日辛劳，起早贪黑，忙完田里农活，还要去村里工厂打短工补贴家用。我上中学后，母亲更是日夜奔波，常常天不亮就出门劳碌，难得安歇，省吃俭用只为供我们读书。

母亲见我早早归家，既惊讶又疑惑，毕竟往日学校总要天黑才放学。我心虚不已，像受惊的老鼠一般慌忙躲进卧室，关上门不愿应声。没过多久，母亲轻轻敲门走进来，似乎早已察觉我的异样，欲言又止，最终只轻声唤我：“吃饭了。”

饭桌上摆着红烧肉和我最爱吃的鱼香茄子。往日用餐，母亲总会絮絮叨叨说起打工趣事，村里见闻，还贴心询问我的学业。可那天饭桌上格外安静，母亲只柔声让我多吃点。我满心愧疚，食不下咽，最终忍不住放声大哭，向母亲坦白自己逃学被勒令退学的事。母亲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神色平静地说：“我知道了。”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熟悉的歌声萦绕耳畔。母亲放下碗筷，拉起我就往学校赶，执意要为我求情。到了学校，她对着老师不停作揖赔礼，见老师态度冷淡，便把腰弯得更低，头也垂得更沉。看着母亲卑微谦卑的模样，我内心像被刀割一般难受。

母亲向来是个极其要强的人，从不轻易向人低头。往日即便与父亲争执受了委屈，也从示弱退让，反倒让父亲主动赔礼道歉。可这一次，为了我的学业，她放下了所有自尊与倔强。

岁月流转，母亲那单薄瘦弱的背影，深深烙印在我心底。那背影不再孱弱，反而愈发清晰，愈发高大，化作我一生最温暖、最愧疚、也最感恩的印记。



草间时光 李荣全 摄

为母亲邮购雀斑霜

●傅中平

寸心予萱

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读初中，住在县城的外公外婆家，一个月里回到住在乡镇的父母家少有几回。眼瞅见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以及我们三个子女的拖累之下，渐渐生生出一种疲惫感。母亲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真正让她烦恼的是，脸上不知何时生出的一些雀斑。

年轻时的母亲非常漂亮。印象中，她剪了当时流行的“二道毛”发型，显得活力四射。五官本来就好，搭配得又匀称和恰到好处，看起来使人很舒服。加上她又喜欢笑，不管是否认识的人总喜欢以微笑相招呼，给人一种甜甜的感觉。或许正是母亲的美，使那些雀斑好似生了嫉妒之心，赖在脸上不走了。母亲那时三十多岁，正是爱美的年龄。她的美是一种素颜的美，在我的印象之中，除了使用雪花膏擦脸再没见过她使用其他化妆品或护肤品，甚至连口

红也没有用过。我曾在家中的老相框里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嘴唇都是红红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经过照相上色处理过的照片。对于那些小小的雀斑，母亲是懊恼又无奈的样子，恨不能替她赶走那些讨厌的家伙，可是它们又不是麻雀。

我在县城上学的时候，邮电局门前有一个阅报栏，我放学的时候常常要去那儿读报。一日，忽看到报纸上有一则祛除雀斑的广告，内心不禁欢呼起来：心想母亲的雀斑这下总算有克星了。我默不出声地从书包掏出纸和笔，记下对方的邮购地址。我想送给母亲一个惊喜。第二天，我来到邮局汇出了那笔钱。钱是我平时余下的零花钱，汇了多少已经记不得了，买了一支还是两支也记不清了，唯有踏着脚在柜台上填写汇款通知单的情景以及这笔钱是汇往上海这两个细节还历历在目。

又一个周末，我带着收到的货喜滋滋地回到家，将它交到母亲手里。母亲

母韵安然

在我的印象中，跟母亲的相处，始终与手帕紧紧相连。

小时候，母亲的手帕是最温柔的慰藉。记忆里，她偏爱那方蓝白格子的棉布手帕，上面绣着两只灵动的小喜鹊，这手帕总能变出我期待的小吃。

母亲每次去赶集，总爱把那方手帕折成小小的四方包袱，妥帖地藏进口袋里。我在家里眼巴巴地盼着她归来。

“你猜猜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每次从集市回来，母亲都会掏出手帕让我猜里面装着什么。随着手帕缓缓打开，五彩斑斓的糖果、香气四溢的炒花生，就像变魔术般呈现在眼前。母亲将这些零食轻轻放在我的掌心，喂进我的嘴里，那一刻，幸福的感觉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那些藏在手帕里的回忆，成了我童年最珍贵的宝藏。

1991年的夏天，蝉鸣格外刺耳。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遥远的地方工作。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她正在地里劳作。我说：“妈，我被分配到外地，明天就得去报到。”听到这话，母亲满脸惊讶，握着锄头的手瞬间僵住，豆大的汗珠顺着她晒得黝黑的脸颊不断滚落，却全然顾不上擦拭。愣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能不能不去报到，跟上面说说，换个近点的地方工作？”母亲的声音里是从未有过的慌乱与恳求。我望着她被烈日晒得发红的脖颈，只能无奈地摇头：“妈，不行的，得服从组织分配，明天我就得去报到了。”

刹那间，母亲蹲在田埂上哭了起来，那哭声混着蝉鸣，似一把钝刀，一下下割着我的心。“你走那么远，妈不放心，也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回来？”她哽咽着，肩膀剧烈地抖动。我从未见过如此脆弱的母亲，那个总能用手帕变出惊喜的“超人”，此刻却像个无助的孩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跟着哭起来，坚定地说：“妈，我不去上班了，就留家里陪您种田！”听我这么说，她猛地抬起头，将我拉进怀里，用那方手帕不停地为我擦眼泪，布料带着泥土的气息，擦得我脸颊生疼。“傻孩子，别这么想！你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有了工作，生活才有盼头。你去工作吧，妈也不能管你一辈子。”母亲强忍着泪水，声音却仍在颤抖。那方手帕来回擦拭，很快便湿透了，分不清上面是她的泪，还是我的。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母亲早就在门口翘首以盼。吃过团圆饭，她悄悄把我拉到一旁，打开那个用铜锁锁着的红漆木箱。箱底那方熟悉的蓝白格子手帕鼓鼓囊囊的，颜色已泛黄，她小心翼翼地解开手帕，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一沓现金。

前不久，我因送儿子出国留学，借了一笔贷款，得知后母亲立即决定将半生积蓄都给我。我紧紧捏着手帕，喉咙像是被棉花堵住般难受。曾经，这方手帕承载着我童年的甜蜜；后来，它擦干了我们分别时的泪水；如今，它又裹着母亲对儿孙无尽的爱。

母亲的手帕，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一头系着我的成长，一头牵着母亲的牵挂，在时光的长河里，始终温暖如初。